

这是一个苦命的男孩，父母没了，哥嫂待他却很薄，要他远行做买卖，跑东颠西，拼到寒冬腊月才能归，回家后，一会儿要去看马，一会儿要去背水，冬日依然单衣，光脚踩着寒霜的大地，他永远有干不完的活，春气动了，草萌芽了，三月要蚕桑，六月要收瓜。要命的是，瓜车翻了呀，瓜滚了一地，路人一个个津津有味地抢着吃，却无人帮他收拾，苦命儿抹一把眼泪，捏一把鼻涕：唉，吃吧，吃吧，你们且将瓜蒂留下，我好回家向哥嫂交差。

这首叫《孤儿行》的汉乐府诗，读得真让人滴下三滴同情泪。第一滴，为孤儿，父母早亡，这就丧了家；第二滴，为孤儿，不良的哥嫂，有家似无家；第三滴，还是为孤儿，这么能干，为什么不离家？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到处可以为家嘛！显然，这是诗，有想象，有夸张，汉乐府《孤儿行》，说的不仅仅是这一个孤儿，是一群孤儿，全天下的孤儿。诗人也未必就是一个，是人们不断演绎完善而成的，因而讽谏意义强大。

诗可以兴观群怨，就是说，同样的诗可以读出多种意思，现在，我对其中的“春气动，草萌芽，三月蚕桑，六月收瓜”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这些连续而艰苦的劳动场景，却是一幅活泼泼的汉朝诗画耕织图。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，农人们，都在为自己的衣食而忙碌，那孤儿的村庄里，村头村尾，没一个闲人，他哥嫂应该都下田去了，身强的小弟自然也要全力相帮，春意生，百草动，阔大细嫩的桑树叶迎风招展，蚕种在蚕房的团匾里蠢蠢蠕动，丝绸产业，汉代欣欣向荣，自张骞打通丝绸之路后，汉朝的丝织品就如一丝绵绵不断流向西域各国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那两件不足一两重的“素纱禅衣”，震惊全世界，缣、绢、素、纨、纱、罗、绮、锦、绣，这些奢侈品的源头，皆在汉代百姓的三月蚕桑，辛追夫人薄如蝉翼的外套上，滴着孤

儿们的辛勤汗水。因此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孤儿们的三月蚕桑，其实是一种伟大的劳动，这构成了中国百姓数千年来的春日日常图景，虽然现在养蚕可以一年数次，春秋都有，但我以为，不及“三月蚕桑”富有诗意，它的前提是，春气动，草萌芽，也就是说，在一个万物初生的季节里，所有的生物都开始了美好的生活。

六月来了，可以收瓜。不过，先前的六月，并没有这么美好。《诗经·小雅》有《六月》：“六月栖栖，戎车既伤”，“唯此六月，既成我服”。六月出兵奔不歇，兵车修整准备齐。干什么呢？周宣王命令尹吉甫北伐，要打一场大仗呢。干嘛要六月打呢？正值盛夏，百草已经疯长，新麦已经收获，马得草，人得粮，将士们可以披挂整齐上战场了，我们强大的周王朝，要打一场有准备的仗！于是，战马嘶鸣，刀戟相击，尘土迅速扑进战士充满汗液的脸，盛阳将死伤者的伤口迅速凝结，血腥的六月，即便是胜利者的旗帜，在黄昏下也只是有气无力地飘荡着。

## 六月收瓜

陆春祥

摒弃拼杀吧，六月可以干的事情极多，风光不与四时同，西湖里的荷叶，早已接天无穷碧，收瓜，那是一场多有意思的活动呀。这位男孩，我们帮你来了，不要悲伤，不要绝望，看看满地的瓜吧，一个个虎头虎脑，无忧无虑，它们急需向你证明，它们有多么甜腻。而且，你的眼光要看长远，噢，打开一个瓜看看，里面那么多粒种子，将这些种子种下，来年又是一片瓜，种子瓜，瓜里的种子，就是我们的希望！

孤独的男孩呀，剔除悲苦，我的直觉，“六月收瓜”，完全可以将它当作一种艰难困苦后满满收获的代名词。

呵，我已将它写在宣纸上，准备裱起来，挂到书房里，它会时时提醒我去种瓜。



边看边聊

11楼的窗玻璃上，我听见雨在用脚敲着窗，它亦听见我睁开双眼。这是立夏的早晨，“夏，假也。物至此皆假大也。”果然，花都谢了，树叶都变大了，虫鸣声比起往日响了，整个世界像是蓬松了一倍。

比如，窗玻璃外的雨声，比如昨夜楼上的拖鞋声。其实并不是很响，但突如其来来的“嘎拉嘎拉”声，足够打断那座搭向梦乡的桥。楼上的那个人一定是无意的，并不知道会让楼下的我烦躁得发狂，让我一次次想起那年医院里一个个噩梦般的日夜。

因肠炎住院，我五天五夜水米不进，靠24小时输液消炎，备受煎熬。人虚弱了，神经却更加敏感，一些平常不过的声音汇集在一起传到耳朵里，像在切割我的骨肉——楼上椅子拖来拖去的声音，门外高跟鞋的声音，隔壁病房一群人探望病人叽叽喳喳的聊天声，有一个女的笑声特别响，医生和护士进进出出的声音……头疼欲裂时，任何声音都是利器，包

括音乐风声雨声甚至亲人的问候声。

当我终于可以在家人陪伴下到病房楼下走走时，第一眼，便看到了立夏时节的阳光照在冬青树刚刚萌发的嫩芽上，毛茸茸的，无比鲜亮，觉得周围所有的声音都镶着阳光般美妙。我反思自己：以前我去看望病人时，也穿着高跟鞋笃笃地走路吗？也在病房里大声说话了吗？随意拖动过板凳或椅子吗？在医院的某个角落里，也许正是你发出的并不刺耳的声音，正在刺痛着某个病人，让其痛不欲生。那么楼上的那位邻居呢，也许，他（她）也正经历着某种痛苦而辗转难眠，才会深夜踱拉着拖鞋走来走去吧？这样想时，我立刻原谅了他（她）。

睁着眼出门上班，下了楼才发现雨还在下，还不小，而我忘了。网约车还有一两分钟就到小区门口了，上楼拿伞显然来不及

了，一时有点蒙，自言自语“下雨了。”

身后传来一个女声：“我带伞了，你要去哪里我带你去。”

回头见一位陌生的女邻居，大约三十多岁，短发，红裙，正将一把伞“哗”地撑开，我心里也有个声音“哗”地一响。那是比伞发出的声音小一点、比这个女声大一点的声音，成分是惊讶和感动。

同一把伞下，我的胳膊会碰到她的胳膊，我的裙子会碰到她的裙子，如

同立夏时节雨与草木的窃窃私语，散发着陌生而清新的气味。我想起同住这个小区的几位老朋友，我工作忙碌时，标哥替我顺道接送女儿；我头破血流时，樊姐夫妻和李姐第一时间送我去医院急救；我出远门时，雪姐帮我拿快递翻译出国材料；我回家过春节时，雯姐大年初一去给我家两个猫主子拜年当铲屎官……不知道是什

么缘分，让我们比远亲更近。然而，这些都是老朋友，偌大的小区，邻居们大多形同陌路，我连同一楼层的另两户邻居姓名谁都不知道，见面只点点头或笑笑，从未想过打听。

同在一把伞下的那一刻，我的心却动了动，张嘴想问她叫什么，住几楼，终于还是没有问出口。她自然而然的善举，被我唐突一问，也许反而彼此尴尬了。有些情分，点到为止，也很美。尤其是邻里之间，适当的距离，互相的体谅，偶尔的雨中共伞，谁都不累。

她把我送到小区门口保安岗亭的大伞下，说：“你就在这儿等车，不会淋到雨，我坐地铁去了。”

她红色的背影远去，留在我视线里的，是岗亭边在风雨里摇曳的几朵太阳花。据说，古代的帝王在立夏这一天会率百官到郊外举行迎春仪式。仪式上的一切装饰都必须是红的，以表达祈求丰收的美好愿望。

三个立夏过去了，我居然从未再遇见过她。

接到陈佩秋先生去世的噩耗，是当日上午。在书房，案头宣纸上陈先生所书“舍得”二字墨香尚存，是端午节前一天收到的。当夜我们即奔赴陈府祭堂，沐兰老师告诉我：“舍得”二字，是老太太留世的绝笔之一。闻之，我泪流满面，哽咽向野，窗外是无尽的黑、无尽的暗，我又何德何能，能获陈先生最后的墨宝！

数月前，我想把从事房地产二十年的估价师工作写成一本书，来一次溢于肺腑的真情告白。陈老问，房地产估价师是什么样的工作？听我说完，她又说，哦，类似书画鉴定估价。陈老既幽默又形象的比喻，令在场的人都笑了。随后，她即应我所愿，援笔题写了“估价真金·城市更新”八个字。房地产估价工作就是要推动城市更新与发展。海上乃至全国如此一位德高望重、德才兼备的画

## 丹青写真色

施平

坛巨擘，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房地产估价师题写书名，令我感谢！感恩！

去年，我接手了位于南京路史称“海上第一名园”张园地区的旧区改造估价工作，为了更进一步的挖掘、激活和宣传好张园具有地标性的文化意义，我同南京西路街道领导周惠珍、王颀鸣等人联系，与他们共同主办活动。我邀请了沪上著名的书画界艺术家，为张园这张上海的名片增添更新更具时代意义的荣光和色彩。这地方以前吴昌硕、刘海粟等都去过，陈老先生得知后连声说：现在书画家去现场写生，好啊！她欣然提笔，为这次“海派名家绘张园”的活动题写“绘张园”三字。

为纪念大世界诞生百年，我们在大世界举办了“百年大世界·百强画传承”书画展等系列活动。这一年大世界开展“双百”活动搞得风生水起，前后记得有年余。我们在大世界的三楼展厅里举办书画大展，并请海上书画名家在大世界里的茶

“林断山明竹隐墙，乱蝉衰草小池塘。翻空白鸟时时见，照水红蕖细细香。村舍外，古城旁，杖藜徐步转斜阳。殷勤昨夜三更雨，又得浮生一日凉。”苏轼这首《鹧鸪天》，可谓写尽夏至夜晚独行的诗意和旷达。在山林断处，一抹青山，竹林茂密，一段城墙，一方小池，乱蝉鸣叫，衰草遍地，白鸟翻空，自由翱翔；满池荷花映日，清香暗送，夕阳西下，诗人拄着藜杖，在村舍外，城墙旁，闲步游赏，好不惬意。这段时间连续35度以上的高温热浪，让学校没有空调的教室成为一个个十足的桑拿房，让师生们“翻书日当午，汗滴连叫苦”。好在今晚天公作美，下了一场及时雨，带来半夏的清凉。上天仿佛也知道，这样的意境，这样的心境，不仅应属于苏轼一个人，还应该是所有人的夏至梦情。我想，在夏至时节的夜晚，雨过天晴后，微风来得轻手轻脚，月儿挂在天际，搬张椅子，坐在夏日的天幕下，仰望星空，或一个人拄杖芒鞋独行夜幕中，就算是不说话，听风来的消息，也是一种至美的享受。

## 半夏之爽

薛思雪

馆里上课。大世界准备举办“艺术名家回娘家”活动，会上有个发奖仪式。在上海艺术名人“回娘家”获奖的证书上，总经理想请陈老先生题几个字，没想到陈老先生没有推托，提笔就写了“百年大世界”几个字。此后，让我每每见到“艺术名家回娘家”获奖证书上陈老先生的题字，心里总会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动，陈老先生对于后辈艺术家的鼓励和支持，何止是题写“百年大世界”这五个字！2015年，陈老先生为

我题写了《名家艺海》四字，先用水笔，后用毛笔，为我们日后出版第一本较为全面近距离介绍海派名家《书画投资与鉴赏》鼓了劲。陈先生还不辞辛劳为许多本书签了名。

始于2013年的虹桥机场T2到达厅的（JC-99“美丽上海·海上风情”艺术空间）艺术长廊，六七年來，三百余幅海派书画作品在这里用生命的色彩、海上的胸怀迎接世界各地的数亿过往旅客，它们用江南的水色温润并凝固了海上书画的品牌，展示了海派艺术的博大精深，传播了海派艺术的水墨光芒。而陈老先生倾情而作的“城市，让艺术更美好”大幅题字，展示出上海的精神和灵魂，是海派画坛的荣光与骄傲，至今一想起来，我的心头总是如沐春风。

敬爱的陈老师，好想你！

## 鸽子

曹昌银

太平盛世许多人享受鸽子的时光  
阳光 花朵 芬香 天空的掌声，全体起立  
鸽群在蓝色的掌声上驰骋

阳光里掌声的砖瓦挤成葵花密布田野  
鸽子的骨架是雪做的善良是一只白鸽一枚灰鸽  
这对掌声请人们记住

多少牺牲硝烟放下了战争  
如何珍贵莲花盛开着和平  
请掌声全体起立  
让我们头并头肩并肩组成天  
心里的鸽子都飞上蓝天



丰收之日

孙育红 摄

此“培根”非彼培根。笔者跳出西餐说“培根”，意味着我要用另一种方法教育孙辈，期盼旅居海外的第三代，不忘中华之“根”。

老张的孙子在墨尔本，原本抱怨他快成了“香蕉人”。前年，突然告诉我一个好消息，孙子暑假（南半球）来上海过春节，原因很简单：孙子做梦都想吃浓油赤酱的上海菜。孙子的判若两人的表现源于老张的去年的一桌菜。那时老张满心欣喜地探望孙子，结果由于语言、饮食、习惯上隔膜，尽管女儿在中间和稀泥，祖孙还是坐不到

一起，老张返回上海前，烧了砂锅“全家福”、外婆红烧肉、面拖梭子蟹等拿手菜，作为对女儿一家热情款待的答谢。没想到，吃惯了西餐的孙子，一尝而不可收，满嘴流油，竖起拇指，频频“OK”。舌尖上的神奇化解了许多语言说教的短板，短平快得让小“香蕉人”归心如箭。

一些长期生活在国外的第三代，随着祖国日新月异，都想知道“根”在何处，根的状况。他们接触的不仅是城市的建设，还有须臾不离的每日三餐。玩好了，吃好了，他们会对自己的“根”有所思索。

平心而论，大家把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的电视片仅作为纯美

## 我的“培根”

伦丰和

食节目，是失之偏颇的。看来网上所说“要俘获人的心，先要俘获人的胃”有点道理。中华美食的视觉盛宴，不但让国人牢记初心，也让海外华人牢记乡愁。

古训“民以食为天”，孩子概莫能外。食大如天，应懂得活着，不能只求四肢发达，还应该成为体魄健壮、有家国情怀的中国少年。笔者把此法称为“培根教育”。我也有外孙女在澳大利亚，在澳期间，尽管女儿叫我在悉尼休闲些，远离厨房，

家里面包、汉堡、奶酪、果酱、色拉、红肠、熏肉、培根、果汁，你只要配伍一下，那就是一日三餐了。我告诉女儿老张“培根”的故事，并想深入进行下去时，她一脸灿烂，求之不得，并道出自己无奈的理由，授权让我改西餐为中餐。我是一个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的外公。另外，悉尼市场中餐的食材不少，我不但采购，而且凭着“三脚猫”水平举起勺来，让两个小外孙女“OK”连连。她们舍不得我回上海，表示每年放假，就回上海“浓油赤酱”，剥剥小龙虾，吃吃麻辣烫。看来“培根教育”不是浪得虚名，而是接地气易操作的“育孙宝典”。

## 七夕会

“培根教育”，对第三代尤其重要，但不能填鸭式地说教，要寓教于食中，去杭州吃东坡肉，这里就有苏东坡在杭州为官的一段佳话，还有汤圆的故事，粽子纪念屈原的传说，油炸桧（油条）的故事，安徽臭鳜鱼的趣闻，中国地大物博，物宝天华，有八大菜系，那美食中的故事更是层出不穷，这里蕴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。不过打铁还需自身硬，祖辈这方面的知识积累不少，儿女在这方面就有点捉襟见肘了，要进补一点舌尖文化，躬亲一下家常菜的烹饪，何愁不会“全家福”？

